

1403
vol 1

毛詩正義序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

奉勅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

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滯於中百物盪於外清緣物

動物意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施於朝野時當慘

變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情舒憤聞之者

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

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和夫矣若夫哀樂

62 卷之四

賦

詩

書

禮

樂

毛詩序

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
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
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詠論之清寡中古政
繁亦謳謔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
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
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緒準視其煩重上
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闢其業
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煒其書簡牘興煙塵其盡漢
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鄆邸毛氏光價於河

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
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
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勰劉焯劉炫等然
焯炫並聰穎持達文而又儒擢秀於於一時聘絕海
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弊疏
內特爲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性才氣輕鄙先達
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
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

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右心於愛憎謹與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等事郎守四門博
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詳得夫云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博士教雲騎尉臣趙
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羅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一卷庶以對揚聖範
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若云爾

毛詩註疏卷第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之南也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

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此而南也漢屬序又云

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外反依字且邊

自具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應反案詁故皆是古爲所以
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鄭景注兩
雅則作釋詁樊孫等兩雅本皆
爲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為首遂以關雎為一卷之目全滕云公乃為詩以貽
王名之曰鳩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
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各篇之例義無定準
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
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
中之一言或復都遠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歸
靈之貌草蟲葉啜之萍瓜陸取絲絲之形夙葉捨
香蕃之狀天大與桃名而俱舉崑崙從氓狀而見遺
召吳韓奕則朱合上下昭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
踳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爾
非一人故各無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
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
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
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
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
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
言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釋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
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

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衆篇之目今定本
作故以詩去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
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
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為傳鄭以
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詩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也
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
也

毛詩國風

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說

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

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其禮而大題在下班固漢

書陳壽三國志題亦於國風國者詩謂十五國風

者諸侯之詩從國唯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序漢世加之六藝論

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
趙人也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

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弟下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

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其時政得失得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大即鄭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拍房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威成人獨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旣以衛國爲首則鄭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鄭鄭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經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頭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爲仍存不可過于後諸侯使其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秦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蒲侯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動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衛者怨刺爲盛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益而足勳雖廣身

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齊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文於齊唐者祇虞之後為大國昭公時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為強國故使之文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禮則其君淫恣曾則小人多瀆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誦季札之所不讓國風次之於末宜哉曲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謂王在商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剛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編歌周樂齊之下即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幽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剛定故不同性以為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飲酒云無算樂註云燕樂亦無算數或間或合蓋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

於周樂也國月之樂算也以其溫

鄭氏變鄭氏變本亦作禮同焉年反字林云變

可議別也然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

之典雷次宗同受意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

題已如此又恐非雷詞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

之題也疑未敢明之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

桓靈之時注此書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

之學故諸篇為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

毛氏為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

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以旨所以表其

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為美餘無所適奉故

謂之註注者著也言為之曜發使其美者明也
 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
 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
 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註訓
 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首季
 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
 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鄭之受當
 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
 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
 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
 題也詁訓傳毛自題之毛一字
 賦玉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
 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餘之篇說大王遷於
 周原闕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
 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其方百里而

苦名相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
 文王乃從公劉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處
 周原其地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亦
 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
 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
 帝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杜陽不在杜陽
 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陽
 地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
 周原應熊董荼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大
 王者避狄難自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
 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商
 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准其年
 世與王季同時早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璫
 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璫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為西
 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伯殷之州長曰
 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入

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賜以鉅壺圭瓚孔叢云
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
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
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履王帝
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鉅壺之賜故
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尚召分或皇甫
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
圭瓚鉅壺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爵不見
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
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賦黎註云文王為雍州之伯
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
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
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穀以喻政言紂
雖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
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
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兼
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
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聞其言

子文王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有美江漢汝墳明
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者非受紂之命其化無
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
註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
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
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
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
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
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
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接之於禹貢
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
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
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兗徐
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
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
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
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
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

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
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之二準禹
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
自非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
中近其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
之地爲周公曰召公爽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
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
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
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謚云
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
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
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武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
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
奉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
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
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
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

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
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
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
之教於已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
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一定要用先公但子當述
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爲辭耳猶自兼行聖
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已化之可
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
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
也言已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已者○武王
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俗俗
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
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
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
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
詩以觀民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
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
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

以知已政得夫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
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
據武王言之耳武王編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
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
之德教風化尤最純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
之官使分而國之爲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
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也○其得聖人之化
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
教自峻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
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
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已
聖化使二公稱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
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
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爲二國
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
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
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
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

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
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
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
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
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
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
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
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
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
公卽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
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
一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正義曰武
王編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
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
姜大妣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
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
夫人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
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千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爲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典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大比之意。是故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典助其君子，皆太淑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自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是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取世符瑞，必臻故大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嘆國君之仁心，自取歌名，別爲典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

于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中明其意。因言麟趾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爲應。非獨也。○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謂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孟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置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柔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泥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別。又采

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
譏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與
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
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
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
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
化於已自己致人草蟲以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
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為鵲巢之功
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
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大姒所贊周南以
桃夭至采芣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
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
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
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
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
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
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
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情上

命其行化遠分樂之非由二公有上此詩始作也周
召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
彼禮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
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
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
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
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
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
謙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
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
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
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
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武王時事
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召為詩主以其主美召
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
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
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

於召南也。○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于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爲此說者。故因解之。○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放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黃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連后妃身事故爲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芣鄭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註亦以爲騶虞取其

一發五祀喻得賢者多狸首取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潤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芣取風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爲節。此引之省文也。○余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宥朝事。天子恐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爲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狸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註云。狸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狸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狸首之字。鄭知是狸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爲射

節知是鍾首之辭無理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
故也○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
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有
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盤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諡
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成王是召公諡曰康也
闕宮云連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
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其
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
○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
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
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
故言公其且與奭次子名諡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
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有本周召
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理道記云河東郡垣縣
有召亭周則未開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
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世所
須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

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且答曰
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焉然涉時
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夫伏
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
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也
既借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也故不錄其
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南國
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
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
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莒而
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
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蔑終為楚人所滅是被
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
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
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
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
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

風之始也

語未知非是。美當此意也。其妻詩則政教已夫為惡者多。苟能為善則賞其善事。征伐據說始見。憂國之心。瞻仰吳天方知。求爾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之始也。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風之至國焉。風反。今不用。風之至國焉。以後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為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

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有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老于云。俗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能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無草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

毛詩

卷之六

福鳳夏云謂自下刺上感風風至化之○正義
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曰上言風之始謂教
天下之始也存又解名教為風之意風調諷也教
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
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遠諷諭以動之民漸
開漸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
之所被無往不
為詩者至為詩○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
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於
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情懣而卒成
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
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
濠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
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風歌詠之聲發此
之謂也正經典變同名曰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亦作嘆湯替反歎息也情動至蹈之○正義曰

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上云發言為詩辨詩志

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

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

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既言之

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補之

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嘆之長歌之猶嫌

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

舒心腹之憤故為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

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

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後

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

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

言

故重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
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未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
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
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
此而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註云歌所以長
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爲一事也樂記註云嗟歎
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恣嗟歎息爲聲以和其言
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歎之此先
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
嗟歎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
謂之詩誦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爲志出口爲言
誦言爲詩誦聲爲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皆始末
之異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

○猶見賈逵反

數涉里反上下時掌反
應應對之應下注同
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
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
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心則
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卽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
乃名爲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爲音下文治世之音
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
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雖
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
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
人作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
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
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
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
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
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爲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
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爲音樂

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
 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唯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
 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
 深哉其有幽唐氏之遺民乎是樂之聲音得其情
 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為祭紂之行口出
 竟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茨大田之徒並
 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故
 墳為王者之風楚茨為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
 知其本情故也○變發猶至相應○正義曰春官
 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是聲必有五
 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令
 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為
 義漢書律曆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
 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若角也宮中也居中央
 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
 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穰宇覆之也又云宮為君
 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
 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

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
 角數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註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門以宮則衆宮應然
 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傳曰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
 聲必類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
 音別樂記註雜此曰音單出曰聲記又曰審聲以
 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
 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三名對文則別放則
 可以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云十
 一而稅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
 也是聲與音樂各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
 云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
 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為異者以文侯并問古樂新
 樂二者同呼為樂謂其樂音同也子夏以古樂順
 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為樂名新樂順
 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漸音以
 曉文侯耳音樂非為異也樂記云淫樂厲禮子夏

亦云古樂之變新樂之益
是鄭衛之音亦甚樂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為一句下放此

思息治世至民困○正義曰序既云情見於聲

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安又以懣怒

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

唯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

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

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

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具和云百室盈

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

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

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

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

怒也義云民莫不殺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巷伯

云戎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微我霜

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

傷已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

之音亦哀以思也茗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哀之甚也大東云瞻言穆之潛焉出涕思之篤也

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極是其民困也詩述

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

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

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

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

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

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

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

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

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

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

亡

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爲新聲以
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爲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
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
所以謂之淫樂爲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
世之音世國之音耳與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
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樂
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
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
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唯殺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
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
愛流僻邪穢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
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
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非民既與賢愚不等以賢
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
稱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
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聖人之所行也聖王亦
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記問喪稱

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
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
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
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於是有所悖逆詐僞之心有所淫泆作亂之事故先王
制禮作樂爲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
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
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

○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也本又作通故

政謂政教也兩通近如字游音附近之近通正
至於詩○正義曰上言攝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
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自詩爲樂章
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
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公
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

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志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爲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止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是上下俱正之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樂無之正音使實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而滯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和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後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如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化移風俗

○厚音后本
或作序非
先王至風俗○

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常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婦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尚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狀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首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爲本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爲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爲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

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
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
詩爲之故云先王以是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
爲此五事也案王制天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
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
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工
者就而撫之不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
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
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爲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
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
有黃帝之時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
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
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爲音謂之爲樂樂雖逐
詩爲曲做詩爲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
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
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
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
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

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
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
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反沈許說故詩至六曰頌正義曰上言詩功
反頌音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

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
各自爲文其實一也彼註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

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此見今之失
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

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
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

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
意風云聖賢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

爲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
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爲容止云誦今之

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爲容止云誦今之

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爲容止云誦今之

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
 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
 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此云見今之失取比類
 以言之謂刺諱之比也與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
 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
 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
 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之直陳其事無所避
 諱故得失俱言此者比註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
 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
 意謂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
 正為名故云以為後世法鄭之所註其意如此詩
 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此興
 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
 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
 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
 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
 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
 賦比興於風之下則雅頌亦同之類以賦之言鋪

也賦詩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
 也鄭司農云此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
 詞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
 起發已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
 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經
 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
 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此居興先也毛傳特言
 興也為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
 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為政
 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
 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也
 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
 以為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有積漸教
 化之道必先諷勸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
 正言其風勸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
 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
 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

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土封疆風俗各異故唐
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
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
齊正故各之為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
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馴頌序云史
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風體非采得之後
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
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展墟而作雅聲譜云師
楚之始闢雖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
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
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
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
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
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
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
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
問何詩近於此賦興答曰此賦興與札觀詩已不
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

多與通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為此賦興亦有分段
謂有全篇為此全篇為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此
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下
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
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
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
篇中義多與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切言也言
興在篇中明此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此賦也若
然此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
論云至周分為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
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為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
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此賦興別為篇卷若然
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
雅頌矣是此賦興為體若此賦興別為篇卷則無風
雅頌矣是此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
政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
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
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

下之事爲雅者以諸侯列土封疆風俗各異故唐
有堯之遺風雖有倫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
爲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
齊正故各之爲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
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駉頌序云史
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爲風體非采得之後
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
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展墟而作雅聲譜云師
擊之始闢雅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
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
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帥聽聲得情知其
本意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是聽聲
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
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
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
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
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
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

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
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此
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
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
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
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
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
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
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
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
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
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
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
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
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
政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
必無風也雅雅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
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

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而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疆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上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

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諷諫詠歌依

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風反注風刺同刺本又作

反又詞上以至曰風○正義曰臣下作詩所以諫

如字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

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

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

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諷諫

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

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

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

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

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

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風以

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爲風

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

云主文諷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

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

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

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

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

晉晉人不許穆叔賦詩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

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風化至直諫

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風化至直諫

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

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

亦不斥言也。上言禮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
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爲詩
歌樂逐詩爲曲則是宮商之離。李詩文而爲之此
言作詩之文正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而爲
聲聲既成形須無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
應於樂文也。論者稽詩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
亦權辭之義。故謂之諷諫。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
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正
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
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
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
至于者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
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
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
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
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

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
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
民適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
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
不知善。爲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爲惡太平則無
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
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
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紐禮義泯亡民皆
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開賢人隱於此時也。雖
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
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
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
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
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
繩此新失。觀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
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

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諸云夷身失禮謔始受謫則周道之衰自夷謔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謔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蔡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於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已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

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苛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疑今反動聲曰吟風其

上福國史至上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惠反又說作變之內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

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已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觀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諫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至皆國史至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嗣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至國史至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至之耳其有作至亦國史至之耳人倫之廢即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詠情性也

達於事變而懷其

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

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通義曰此又言王道

既變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嗜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善章即律詩以舊法識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太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大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救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

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植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止從前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康叔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發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出民意非獨國史能為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於禮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於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鏡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

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則未亡現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漆洧桑中所以春嗟歎息而闕世陳鄭之俗仁形已成詩人度已微淺必不變改且復賦已之志哀歎而已不望其存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見歌陳曰國亡乎其能久乎楚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誠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

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

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辯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

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已一人之心耳要所言已心攸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已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閱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

一朝廷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
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眾之
意以為己辭一人言之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
功齊區宇設有二人禍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
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既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
也無道之元惡加萬民設有二人獨稱其善如張
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
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為風
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
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猶
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
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各為
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
為風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雅者至雅焉○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

名雅者訓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
述天子之政遠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
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
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
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與此
應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由廢興
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
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六
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
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
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代荷
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
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
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
小故分為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
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
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
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編覽天下



毛詩流

卷之二

及古詞

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內相耳其商魯之頌則異
於是矣高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
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
於周頌也魯頌元詠德公功德纒如變風之美者
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
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
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
頌名故取備三頌再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
親同姓故使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
之先前世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
衰之所由○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
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哀又箋
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
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
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按詩緯汎歷
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柱在寅木始也嘉魚在
巳火始也鴻鴈在中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

全才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
論引着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訛
歷樞云辛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
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
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
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
與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
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
鄭於六藝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
論言之

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

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

王季○麟音呂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騶音團留
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

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同然則關雎麟趾之化
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同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至繫之召公○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
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
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
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為
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
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
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
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
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
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
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
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為周南感先王
之化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
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三公者志張逸問王
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三以諸侯而

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
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
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
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
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
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霑一國謂之為風
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
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夫者耳此二南之
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
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寶稱王又不可以國
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
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
為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
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為風也若然作王者之
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為王
不為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
時未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
○自從至王季○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

相訓是自得為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論上至大王而已故知先王所大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正義曰既言繫之周召又總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為王化基始序意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干彼文也

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

心怨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逮也

○淑常六反善也

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鳥了反窈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閒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怨音庶本又

關雎
作念好呼報反逮音求曰上既總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山言二南皆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已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為衷言后妃衷心念怨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為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

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態已身之色其著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妒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為已憂不深也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為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已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為異其經亦與毛同○哀蓋至好速○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

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注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疑辭以下皆做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故云恕之謂念恕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思勝已而害賢也無傷善之心謂不用傷害善人經稱衆妾有速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迷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為減傷其愛此以哀為重彼仍以哀為義者鄭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為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解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解

倦是其善道必至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典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唯也

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

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

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傳云摯

之言至也謂王唯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七胥

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與虛應反沈許說反按與是警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典他皆倣

此摯本亦作雉鳥音平別彼竭反下同說音悅與音洛謂皆反朝直遙反廷徒佞反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幽

睢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傳云

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

善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

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傳好毛如字鄭呼報反免且

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開音開下同謂五口反能為于雉反嫉音疾徐音自後皆同如丁路反以色

曰關關至好逑傳正義曰毛以為關關然聲音和如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

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典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能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

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藥消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
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
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其
以事夫故言宜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幽閒之善
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妒忌故為君子文
王和好象妾之怨異者使皆說樂也○關關至王
化成○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雉鳴音聲也○關關至王
為和聲也雉鳴下唯也釋鳥文郭璞曰鳴類也今江
東呼之為鷓好人在江邊洲中亦食魚陸虞旋云唯鳴
大小如鷓洋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鷓而揚雄許
慎皆曰白鷺似鷓尾上白定本云鷓鷓而有別謂鷓
申雖雌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與后妃說樂若
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為鷓字實取至義故是云
鷓之言至王唯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所以申
成毛傳也俗本云唯鷓王唯之鳥者誤也水中可居
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可居
澤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洲小洲曰洲江有渚傳
曰渚小洲也兼葭傳谷風箋云小渚曰洲渚

雅為說也才擊傳曰洲渚是鷓傳曰渚洲互言以曉
人也兼葭傳文云與小渚也不言小渚者注渚大小
異名耳坎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和諧者心中和
悅志意諧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和諧又解以在何
之洲為喻之意言后妃雖悅樂君子不淫其色能謹
慎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唯鷓
之有別故以與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
天下使夫婦有別夫婦有別則性純子孝故能父子
親也孝子為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
則朝廷自然嚴正朝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上
化得成也○窈窕至好匹○正義曰窈窕者謂淑
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
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
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
窈者非也述匠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逌
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關雉之德
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
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狀總言宜求為君子好

匹則總謂百二十人矣。不賦至以下。○正義曰
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下然則九
嬪以下總謂衆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淑
女和好衆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
樂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總百二十人也若然
此衆妾謂世婦女御也周禮注云世婦女御不言數
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
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
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后
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
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爲諸侯早矣豈
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
禮始置鄭於嬪以差之帝營立四妃帝堯困馬舜不
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殷則增以
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爲百二
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十九人況文王爲諸侯世子豈
有百二十人也。參差行菜左右流之。○荇接余也流求也后

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其荇菜之蘊必有助而求之

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參初金反

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伯接余音餘本或作萎菜并其

音恭本或作俱下共荇菜並同菹魚反字。窈窕淑

女寤寐求之。○寤覺寐寢也。云言后妃覺寐則常

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寤五路反寐參差

之。○毛以爲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

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
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
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爲夫人九

饋既不妒忌世婦女御以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其參差之苜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未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言樂助后妃然後倒不其事后妃今日所以得仍助者由此由謂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已職事故得之也○○苜接至宗廟○正義曰釋草云苜接余其葉符陸陵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柱木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入如飯服上青下白謂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食酒是也定本苜接余也俗本苜下有菜字衍也疏未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諧有關唯之德乃能共苜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按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苜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苜菜亦庶物之一不謂令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類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

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類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苜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蘩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左右至之事○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苜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其苜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鐘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其苜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遷世婦職云祭之日蒞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宮註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盛感深也事者苜菜之事也事為勞務尚能樂之況於其德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思之也○云服事也求

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其之手悠哉

悠哉輾轉反側悠思也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已

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反呂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

輾注本或作臥而求之至反側毛以為后妃求

不周者刺二字也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

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

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誰與共之餘同也服思之也正義曰王肅云

鄭唯以服為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

誰與共之餘同也服思之也正義曰王肅云

服膺思念之義以釋諸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為已職

事故思之也臥而不周曰輾正義曰書傳曰

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臥而不正也反側既為一

則輾轉亦為一俱為臥而不周矣箋獨以恆為不周

者辨其難明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

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為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

云言后妃既得苜菜必有助而采之者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云同志為友言賢

女之助后妃其苜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其苜

菜之時樂必作參差至友之毛以為后妃本已

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參差之音

毛詩

卷之二

卷之二

瑟友樂之。正義曰：此稱后妃之意。后妃言已思此淑女，若未已，宜以琴瑟友之。而樂之言友者，親之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若來，琴瑟鐘鼓並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也。以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親。鐘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謙其德盛，毛氏於序不徹，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鐘鼓以樂此淑女，故詩雖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為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為祭設，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同志為友。正義曰：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友，故曰：同志為友。琴瑟與鐘鼓同為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為友，以鐘之卒章云：毛故以鐘鼓為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為二等耳。此意樂必作兼下鐘鼓也。下是琴瑟。

瑟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為友。下云鐘鼓樂之，共荷菜之事，為鐘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鐘鼓聲宏，非情志可此，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參差荷菜，左右芼之。芼，擇也。后妃既得待菜，必有助而擇之者。義曰：釋言云：芼，搯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搯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搯是拔之義。史記云：斬將搯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芼，訓為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其荷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洛又音岳，或云。協韻宜五教反。在堂鐘鼓在庭者，臯陶謨云：琴瑟。

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
下大射禮鐘在西磬之西笙鐘在東階之東是鐘
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符
業以祭宗廟上下華作盛此淑女所其之禮也樂雖
主神因共符業
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

章八句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自古而

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邢序曰得商頌十二
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
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
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
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
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眾儒各為訓詁乃有
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

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編所以局詩者
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編者
偏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偏者也然字之所用
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借以
為助者乎而只注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為言
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中志一字則言變而
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禮之
類也三字者緩萬邦履豐年之類也四字者
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
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
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葉
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爾之類也八字者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斂我友自逸是
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擊虞流外論云
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編
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
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闕
緩不協金石伴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

四言爲多唯以二三七八者稱由言以申情
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
體必須係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
分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雅在句中不以爲
義故處未著皆字上爲韻之者左右流之寤
寐求之之類也今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
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者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後我干著
乎而伐檀且述瀾之篇此等皆字上爲韻不
爲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
和曲應金石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
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
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實其然乎其虛
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爲不
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自多少章總一
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墨句爲章則一句不
可二句得爲之虛令及魚雁之下三章是也
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

賦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
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詩
而章以上卽騶虞淵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
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
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
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慶
勩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
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屢勩故
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
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屢勩而重
章也雖天盛德所同魯僖實不及制故頌體
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
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
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
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
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乎立章之法不常
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屢爲
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類或

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說辭
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鳴鶴之類何草不黃隨
時而改色交正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不營
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
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
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恆式也東山序云
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爲卒章及左
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
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
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
也終篇爲卒章則初篇爲首章矣按鄭注禮
記云縮衾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
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
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
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
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在
召南之卒章也定木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
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

句或毛氏即題或在
其後人未能審也

毛詩國風

唐北類通疏

作浣戶管反濯而角反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

傳夫附反見賢遍反歸道正義曰作葛覃

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敘

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

之事復能身自儉約滿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

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辭而不改婦禮無

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

為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

以歸道無成字有名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

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為本之意

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

章治葛以為締絲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

卒章汗私澣衣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為二者見

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

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父母者即卒

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歸道者因事

主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汗私澣衣在言歸之下

訓是在夫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

家者見其在家已然出嫁不改也躬儉至忘

孝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者以

經汗私澣衣有言告師氏之下故也歸寧父母乃

是實事而言可以者能如此乃可以耳若不當夫

氏雖歸安父母而父母尚憂今既當夫氏仍得

歸安父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忘孝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興也覃延也葛所以

為締絡女功之事頌序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

茂盛貌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

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

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

字下同萋切分反蔓音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

萬浸于鳴反長上大夫反及古男

嗜黃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嗜嗜和聲之遠聞也

葛云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

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

之稱達於遠方○灌古亂反嗜音皆搏黍徒端反鳥

外反開音開又如○鳥之至嗜嗜○正義曰言葛之

字下同稱尺證反○漸長稍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

非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

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

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

上其鳴之聲嗜嗜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

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

葛所至盛貌○正義曰傳說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為

締絡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為興欲見此章因事

為興故箋中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之性

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為締絡彼不為因

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為祭祀艾為療疾故也施移也

言只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謂其言者古人之語

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萋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

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採用之時故以莫莫為成

就貌也○葛延至美盛○正義曰以谷中是為生

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猶形體故以葉比

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

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

文為重毛意必不然○黃鳥至遠聞○正義曰釋

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

亦名搏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

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鶯黃

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其熟時來在桑間故里

曰黃栗留看我麥黃其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

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

云木族生為灌叢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木也

葛延至遠方○正義曰知葛當延蔓之時搏黍飛

集

毛詩疏

卷一之三

及古

亦因以興者以前為之生長是為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搏黍社飛集於灌木之時其鳴恒嗜嗜然其鳴也嗜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總上于飛至乘終始恒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於遠方也大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集灌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木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理猶木也君子是夫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子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闈才美之稱得遠遠方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雅云大邦有子是也

葉莫莫 **葛之覃** 今施于中谷維

時 莫美 是刈是穫為締為裕服之無數 **葛之覃** 今施于中谷維

也精曰締麤曰裕致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純公侯夫

人紘緹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

庶士以下各衣其夫 **葛之覃** 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水

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締裕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

厭倦是其性貞專 刈本亦作艾魚廢反解詩云刈

羊均反絲取如反鳥之精者曰締締去通反取本亦

作歌音亦賦於豔反本亦作賦統都覽反統縑左采

而指狀用燕縑也後獲耕反縷之無緜者從卜仰焉

於冠緜音延界 覆也朝直遙反下同庶士謂庶人

者官者本或作 葛之至無數 正義曰年葛之漸

進入衣於既反 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生長不已

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成就已可采用故后妃於

七時流

黃非訓漢為黃曲禮云為天子削瓜中以緇諸侯中
以絳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絳下緇皆貴緇而賤絳是
絳精而絳蠶故云精曰緇蠶曰絳敬賦釋詁文彼
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統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
也統縣項之物織五采為之故著箋云人若五色則
天子之統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為尊故舉以言焉統
者纓之無緩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
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為組在冕下即屬之
故士冠禮註云有笄者組組為紘重為飾無笄者纓
而結其紘是也經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
以為冕夏官弁師注云經冕上覆玄表紘裏是也內
子卿之適妻儉二十四年左傳趙盾請以叔隗為內
子而已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
黃也以素為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
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
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
布衣素裳章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
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

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
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註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
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章昭云下
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
服妻悉為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與也
則為統又為紘與也則上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為祭
服又為朝服皆下兼上也賈者所為少賤者所為多
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為之傳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
妻皆行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為之
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統公侯夫人紘與
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紘與大帶上有
織字皆衍也○服整至貞專○正義曰服整釋言
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為作王
后為作于妻故習之以緇絳勞辱之事尚能整治之
無厭倦是
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言我也師女師也

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

公宮三月祖廟既設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

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

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

○謂嫁曰歸本亦無刊字此 依公羊傳文重言自用反 薄汗我私薄澣我衣

汗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緯盛飾以朝事舅姑接

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緯衣以下至祿衣

○汗音烏副如 字婦人首飾之上緯音輝王后六服一曰緯衣接見

賢遍反下見於君子同闢諸詮之音而專反何胤光

申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煩闢猶長也接音

奴禾反茲音素禾反祿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

澣害否歸寧父母

曷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

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云我之衣服今者何

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戶葛反下同否方九 反清如字沈音淨

言告至父母 二我我其身中我我其師后

妃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

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日薄澣煩闢

我之私服薄澣欲澣濯我之襲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

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

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

復以時歸寧父母

鄭下三句為異言師氏告我欲

令節儉故已今薄澣煩闢其私服薄澣欲澣濯其公衣

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

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

已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澣身復潔清故

當以時歸寧父母耳。○**言**我年曰歸。○正義曰言
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云姆
繹笄綉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
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孔母矣鄭知女師之母
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
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全逮火而死
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
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
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妾與姪婦及傳姆
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休云適七
大夫為傅大夫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
女子大夫之妻常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
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
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
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
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天官九
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婉為婦容內則注云婉謂
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婉為二者欲

以內則之文各別德業不分婉為言語則無辭令之
字且婉謂婉順則為言語之婉順亦為容貌之婉順
豈分之也既有其德慎辭以出之容貌以事人女功
而執業故如此大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
既毀教于宗室昏禮文也。○注云祖廟女高祖為君
名之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
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
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元年公羊傳曰魯公子之
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
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體
別為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在攝外與之同承別
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
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
宮故曲禮云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為
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歸嫁
之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后妃并國之長女而
引族人之事者取配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
亦教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

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純尊者之宮教
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正義公羊傳文定本歸上
無曰字○禮記注疏至則私曰正義曰汗辭相對則汗
亦澹名以其澹者澹而用功深故因以汗為澹私
服之名其言汗類者謂澹者澹者用功煩多亦以煩
為澹名故澹澹六類類澹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
不澹唯澹私衣故一事分為二句○禮記注疏言汗見用功
深也○禮記注疏言澹見其總名亦為澹又上句言私見其
燕樂下句言私見其總名亦為澹故王肅連毛答之
云類澹澹澹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
著之服則有汗垢故須澹公服則無垢汗矣故下傳
云私服宜澹公服宜否也○禮記注疏謂者首服之尊禕衣六
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
禕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禕衣從
王祭先王禴翟祭先公闕翟祭祭祭小祀鞠衣以告系
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于上不言朝舅姑
之服今傳既云婦入有副禕盛飾即云以朝事舅姑

謂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性云十妻祭用繡并
納衣而上昏禮云繡并納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
祭其服同也王后禕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
之矣禮記注疏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
來饗衣何為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
衣者彼以大夫之妻禮記注疏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
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得
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王之時
大以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禮記注疏
宗廟謂以助祭用禕衣也進見於君子義與鄭同
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祿衣二者同名為進見也
云其餘則私明自展祿衣以上為公衣矣但舉終始以
言之明禴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
文承副禕之下則皆以副禕也其餘則私謂禴翟以
下如不然者以其臣朝若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
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禴翟以下則禴
翟當禴君子借老傳曰禴翟闕翟羽飾衣也以羽飾
衣何由可禴又傳言私燕服若禴翟闕翟乃助祭之

衣不得為燕襲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
謂禕也。上舉禕衣之名，下言展祿之事，明六服皆為
公衣。其餘則為私也。六服之外，唯有一縹，非緇衣耳。
○**圖**煩煩，闕至祿衣。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
衣謂禕衣。以下至祿衣，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闕
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深也。此以公對私，為
深淺耳。若據澣中又有深淺，澣深於澣，故內則注云
手曰澣，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澣，衣裳言澣，故澣又
澣於澣，澣而澣之，皆通。以此經言澣，序澣之云澣，澣
之衣，此衣服明手澣不足澣也。曲禮曰：諸君小澣，裳
裳乃襲，服宜煩，澣之而言澣，是皆通也。○**圖**父母
至歸寧。○此謂諸侯夫人及后之法，春秩莊二十
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定父
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
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父
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
皆為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既沒，猶得歸寧，喪服
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

必有歸寧，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不降為父後者，
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寧，謂自
其家之為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大夫上后
則不蒸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
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圖**氏
之至君子。○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
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
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澣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
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足之哉。且上言汗私澣衣，
衣私別文，明其異也。私為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澣私
汗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
三狄之服，刻繪為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
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狄
不可澣，鞠展祿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

思念至於憂勤也○卷耳卷勉反苓耳也郭

云亦曰胡泉江南州常泉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

爾耳誠彼奇反妾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

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

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

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

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唯有德是用而無

險詖不正私謁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

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

也言賢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

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總辭也求賢審官至

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

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舉惡為

事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上

先言其憂也

以歸妻方斲七子在朝成湯謝過歸湯恭與魯欲

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

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為勞心憂深不已至於

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

也求賢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敘問者敘見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

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云器之易盈而

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頃音傾筐起任

也畚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嗟我懷人寘波

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

毛詩疏

位 **圖** 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寘之或反行戶康反註下同朝直遙反

圖 采采至周行 ○義曰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舊頃舊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此
后妃之憂為何事言后妃嗟呼而歎我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為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疾也下箋云我我使臣我我君此不解者以詩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來賢人為此故以周行為彼也 **圖** 憂者至之器 ○止義曰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為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采苜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為興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

之采以婦人 ○采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良
采采之興同故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采苜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采苜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采耳亦云
胡象江東呼常采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機疏云葉青白色以胡菱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瑤今或謂之耳瑤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言頃筐畚屬者說文云畚韋器所以盛種此頃筐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有所憂不能盈耳所以不盈為喻之意也 **圖** 周之至廷臣 ○止義曰知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子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是也官人引詩斷章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圖** 陟升也崔嵬故不與此同

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云我我使臣也臣以

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

子宜知其然。崔祖回反鬼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平

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云我

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

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若賞

功臣或多於此。姑如字說文作勞音同云秦以市

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十以梓禮記

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

形勞力到反。既彼至永懷。正義曰后妃言我升

不復扶需反。彼崔嵬山顛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

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

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

地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

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

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崔嵬至隤病。正義

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

又云土戴石為嵬孫炎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反下傳

云石山戴土曰嵬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詁

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

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虺隤者病之狀玄黃者病

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我我至其然。正義曰

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

無使字言勤勞故知兵役之事事莫勞於兵役故舉

其尤苦而言之其實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

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其然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

賞之故上句欲君子知其勞下句欲君子加其賞也

七詩流

卷之三

及古蜀

○**圖**人君黃金壘。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義壘制韓詩說金壘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壘酒器也諸侯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甔且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壘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可尊彝六皆有壘諸臣之所酢注云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土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壘取於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壘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圖**我我至於此。正義曰以后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于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幸之改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壘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

耳言且者若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費燕而已僖二十三年卻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圖**階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圖**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

兕觥角爵也傷思也

○**圖**

云此章為意不盡中殷勤也

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疇

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

○**圖**古康反兕字又作兕徐餘

反爾雅云兕似牛鱗古橫反以兕角為之字又作觥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為意于為反殷勤並

如字俗本下並加。○**圖**山脊至角爵。○正義曰釋山心非也樂音洛。○**圖**云山脊則孫炎曰長山之脊也

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為之觥者爵稱也爵總名故云角爵也

○此章至為樂。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之傳云：兕觥，爵也。其體此言，疏謂爵解其用言兕表用，兩言疏顯其罰二者相接，連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也。是也。二升曰：觚，觚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也。飲不自適，罪過也。五升曰：散，散也。飲不自節，為人誇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酌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觥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觥，觥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觥，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甸，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罰以兕角為之。春官小司，職亦云：觥其

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非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醕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饗燕罰之，亦所以為樂也。然則此後妃志使君等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須設之，可不謂帥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朔酒，斯饗，則成也。觥其觥，行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醕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醕，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觥，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步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屣，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若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

典對曰諾敢不辭以此言之立詞正之後君命安實
又升堂皆半命之無不辭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
宜有就也階彼祖矣我馬瘖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石
山戴士曰祖瘖病也痛亦病也吁憂也云此章言
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吁其亦憂矣深
閔之辭○祖本亦作祖同七餘反瘖音淫本又屠
非痛音敷又音烏反本又作鋪同吁香丁反
痛亦病也一本作瘖瘖病痛亦病也○正義曰探語
行之病瘖馬瘖云痛瘖病也孫炎曰瘖人疲不能
不能進之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穆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后

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妒其容貌恆以善言逮下而

安之

○穆居州反木下曲曰穆字林九鵠反馬融

為太高選徒帝反之心焉崔集

註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

句至之心焉

正義曰作穆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

衆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意逮下

者而無嫉妒之心焉定本馬作也逮下者三章章

首句是也既能逮下則樂其君子安之福祿是

由於逮

下故也

南有穆木葛藟纍之傳興也南南上也木下曲曰穆南

士之葛藟茂盛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

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

衆妾使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

南土謂荆揚之域。蕓木亦作蒙力軌反似葛類草木疏云一名同或似燕蕓亦連蔓

葉似艾白色其子亦可食蒙力追

反纏繞也木又作蒙上附時常反盛正義曰諸

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

此穆木言南不必已國何者以典必取象以典后妃

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上故言南上

也下曲曰覆者釋木又蕓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

云蕓一音巨蕓似燕蕓亦連蔓生葉艾白色其子亦

亦可食酢而華美是也木枝至之域正義曰

箋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據后妃與衆

妾則此經非直與下逮而已又典其上下相與有禮

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

意卜逮衆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得具所則衆妾上親

附而事之尊卑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上

之處謂荆州揚州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

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

荆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

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同又荆州在正南此言南上

故以為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

木惟喬亦同據荆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

傳南方之木美喬而上疎則非葛蕓所能延言穆木

者木種非一皆以地勢

之美或下垂或上疎也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綏安也

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

君子使為福祿所安

只之反反猶是也綏之

音雖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后妃至所安。正義曰定本云妃妾以禮義相與不作

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者妃妾

相與既有禮義又以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也

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

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南山有臺箋云

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

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

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

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

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

信毛信也

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所以謹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入保云降爾遐福天下皆蒙則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故正曰天民今之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祿將之毛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

將大也○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荒奄

○樂本又作帶息營反說文作榮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

多也○忌有所諱惡於人

○螽音終爾雅作蜚音同惡鳥路反

三章章四句至衆多。正義曰此不妒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妒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息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不妃不妒忌子孫衆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美言仁厚戒慎和集耳。○忌有至於人。正義曰忌者人有勝已已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已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唯釋忌於義未盡故小學箋云以色曰妒以行曰忌故傳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妒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妒之心此云不妒忌是為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妒忌之行樛木云無嫉妒之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別外內之稱行為心使表裏一也本以色曰妒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妒亦兼行故云如賢嫉能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

螽斯羽詵詵螽斯蚣蝢也詵詵衆多也云凡物

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蚣蝢不耳各得受氣而

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

所中反說文作翁音同蚣栗容反字林作蚣先凶反

郭璞先工反許慎思弓反蚣栗居反許慎呂忱重先

呂反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

是也揚雄詩慎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

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註方言云江東

呼爲蚘蚘音竹帛反蚘音猛慾音欲諸證之音論不

耳木或宜爾子孫振振兮振振仁厚也云后妃

作不然之德寬容不嫉妒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音真女音汝螽斯至振振兮。正義曰螽斯之蟲不妒

忌故諸蚣蝢皆共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

故螽斯之羽詵詵然衆多以興后妃之身不妒忌故

令衆妾皆共進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

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

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孫而言羽者螽

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螽斯蚣蝢。正義曰

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

云螽螽蚣蝢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

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

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螻唱又五月

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興也傳不

言興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

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是由其可解

故傳不言興也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傳所興者

欲以喻此事也興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興同而義

異亦云興者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興也不言興者

或興不為興若厭浥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綠衣

之類或同興箋略不言喻者若邶風習習答風之類

也或舉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類是也然有興

毛詩疏

也不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毛不言
興自言興者若四月是云興人為慈有漸是也或興
喻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
鄭云論者喻猶也取事此方以曉人故謂之為喻
也。○**圖**凡物至宜然。○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
而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妒也序云若螽斯
不妒忌則如雌蜈蚣不耳。○**圖**振振仁厚。○正義曰
言宜繼于孫明于孫皆化后妃能寬容故為仁厚即
寬仁之義也麟趾殷其德傳曰振振信厚者以麟趾
序云雖與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德其妻勸夫以義
臣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為信厚也。○**圖**后妃至仁厚
○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妒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
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此言
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之
據其仁厚
者多耳
衆多也繩繩戒慎也。○**圖**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圖**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孫繩繩兮揖揖會聚也螽螽和集也。○**圖**揖揖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圖**揖揖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十反徐又
直立反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國無鰥民也。○**圖**老而無妻曰鰥。○桃天於驕反桃

木少盛貌鰥木。○**圖**桃天三章章四句至鰥民。○正

亦作於古頌反。○**圖**義曰作桃天詩者后妃之所致

也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

不失其時故曰致也。○**圖**由后妃不妒忌則令天下男
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
國皆無鰥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圖**此雖文王
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
不妒忌後言其所致也。○**圖**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

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
則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叙之美於經
無所當也。國老而卒曰鰥。王義曰劉熙釋名
云無妻曰鰥者愁悵不寐曰恆鰥然故其字從
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鰥也單獨之名鰥或
作於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於老
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名也孝
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
也知如此為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
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
故知稱寡以此為限也士昏禮註云姆婦人年五十
出而鰥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為昏
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為鰥寡之限也
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問於謂婦人也內
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問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
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
對耳故鴻鴈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
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襄二十八年傳曰崔杼生

成及當血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
曰索婦人曰嫠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為霜並其
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
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
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
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
從軍未老不娶還見室家亦謂之於易大過九二
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無咎
無譽彼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
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破言老若容男六十
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年
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鰥寡
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為寡則有子亦稱
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
天民之窮而無所告者傳以挑之天天言其少壯
宜其室家為不驗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
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標有梅卒

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
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
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
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
東門之陽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
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秋冬時
矣鄭以二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昏是禮
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
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
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

壯也灼灼華之盛也傳云興者踰時婦人皆得以年

盛時行也少詩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之子嫁子

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傳云宜者謂男女

年時俱當當丁桃之天天至其室家毛以為

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夭然復有灼灼然

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

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為室家矣鄭唯據

年戶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為異傳桃有華之

盛者正義曰天天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

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天天灼灼並言之則足

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

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傳時婦至時行正義曰

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

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傳宜者至俱當正義曰

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盛又言之于于歸後桃之天

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為年時俱當桃之天

天有黃其實傳黃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傳

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室猶室家也桃之天天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其葉蓁蓁反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

創巾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反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云家人猶室家也如字他皆做此

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為

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構為一家之人桓

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云家

猶夫也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久稱

桃夭三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二

毛詩國風卷第一 一之三

漢鄭氏箋

毛氏穎達疏

毛詩國風

兔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

多也○兔且兔又作菟他故反音菟且三章

子糾反說文于余斤好呼報反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

人多由賢人多故兔且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

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眾多之事也經直陳

兔且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兔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眾多是恭敬以見著也桃夭

夫公侯腹心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兔置

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

也○斷丁公侯腹心○毛以為兔置之人有文有

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為此兔置之人賢者若

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為腹心之計謀慮前事○

可以至腹心○正義曰解武夫可為腹心之意由能

制斷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已之腹心臣之倚用如

已腹心○此兔置至言賢○正義曰兔置以首章為

禦難謂鄭木至而預禦之二章為和好怨讎謂已破

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

行攻伐又可以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無者宣

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今所無不意有

此即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非

和好兩軍與二章異也

茅苜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傳天下和

兔置三章章四句

政教平也○直曰車前翟曰茅苜郭璞云江東呼為

蝦蟇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弓又名當道其

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以山海

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茅苜木也實似李食之宜于

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

已有駁難傳茅苜三章章四句至有子○正義曰

也焉音昔傳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聞

於此之時豈息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

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唯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
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詩云謂未敘太平是也武王雖未
太平于定天下四裔貢賦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
稱太平故魚麗傳魚蒸饗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
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亦
據頌辭說魯德之隆故嘉魚既醉維天之命序
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誥註云隆平已至中候
序云帝舜降乎此要政治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
皆再起采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樂故頌言
采采見其采者多也六者互而相須首章言采之
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
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擷拾之或持取之卒章言所
成之處或粘之或禱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擷
之持之既得則粘之禱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
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為
對所以總終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
承其次耳擷持取粘禱用別明非一人而為此

六事
祀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鳥馬鳥

車前也宜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云薄言我薄也

芣苢馬鳥○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
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天陸璣疏

云馬鳥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
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湖州人謂之牛古草

可嚮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
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

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
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鳥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

懷妊者即陸璣疏云所治難產是也○薄言我薄
也○正義曰毛傳言薄辭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

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為辭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
於義無取故為語辭傳於薄汗我私不釋者就此象

也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亦有客曰
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送之以薄為始者以時邁
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為始動以威也
有客前云以繫其馬欲留馭于下云薄言追之是時
將行王始言餞送之請之薄言多矣
唯此 者以薄為始餘皆為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

有之 有藏之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掇拾也

都奪反一音知 采采芣苢薄言將之 將取也

反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 結執衽也

衣際也采采芣苢薄言褊之 褊扱衽日褊

擷同扱 初洽反 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 扱謂手執之而不扱擷則扱於帶中矣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書云蟠冢導漾水東流為漢被皮 義反剝直九反殷王也 得○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為遠辭連變后妃而言文王為遠近積漸之義教於此既言德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言云道化行耳此既言美化下篇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

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總序三章之義也禮制時至教化○正義曰言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以江漢之域為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文故言之耳其實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興也南方

之木美喬上疎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云

不可者木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

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

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喬木亦作喬渠駘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如

字在木皆謂木或作休思此以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潛行為泳永長方河也

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泅之道今以

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

至也泅音詠泅方于反水亦作潛又作悖或作泅

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泅謂之簿簿謂之筏筏

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木為州俄也郭璞云水中簿筏也又云木曰簿竹曰筏小筏曰泅簿

音皮佳反泅筏同音南有至方思正義曰木所

伐樊光爾雅本作枹以菀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

方有喬木以上疎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

毛詩流

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為貞處者自然允潔又言
水所以濟物本有沐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
之未長矣不可潛行乘泅以求濟以與女皆貞潔矣
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沐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
濟論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為女皆貞潔
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木遊女作游
○思辭平思者○正義曰以沐思方思之等皆不取
思為義故為辭也終未思之文在游女之下○解高
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
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未字為韻二
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
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開寺守
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箕行掃不得入室
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
疎無木字○**○**不可至之然○正義曰變知此為本
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為
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變與下變亦上
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本

息之道變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泅之道不釋不
之文是其方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
文王之化游女皆潔此云潔者本未必已淫典者
其一象本可就陰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本以
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變言本本少
時可息水本一句可渡也言本以高其枝葉解傳言
上疎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
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也
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倡而女
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
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強暴之男是也○
○潛行至方泅○正義曰潛行為泳釋水文郭璞曰
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勵流七里永
長釋詁文方泅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為泅後也論
語曰乘桴浮于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楫小曰桴是
也○**○**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
泅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
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薪貌錯維也云楚淮

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皆貞潔我

又欲取其尤高潔者翹邠遙反沈其堯反之子于

歸言秣其馬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云之子是

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

禮儀示有意焉秣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時

疏翹翹至其馬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維薪

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潔者乃是眾女此乘

女子雖皆貞潔或次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

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儀

示已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翹翹薪貌正

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

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為薪

貌焉翹翹云子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

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

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楚維至

者正義曰薪水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人者

可析謂之薪下章萋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

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

皆是也言楚在維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維薪亦翹

翹也正義曰釋訓云之子是子

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

云楚淮

之子于

云之子是

禮儀示有意焉

上時

是維薪

此乘

其尤潔者

致禮儀

正

直

為薪

故傳曰

翹翹

車乘

即云

招

我以

弓明

其遠

故服

虔云

云楚淮

之子于

云之子是

禮儀示有意焉

上時

是維薪

此乘

其尤潔者

致禮儀

正

直

為薪

故傳曰

翹翹

車乘

即云

招

我以

弓明

其遠

故服

虔云

五兩謂庶人禮也。故致禮謂此也。象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又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存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已言養馬是。欲致禮。誠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漢之廣矣不

可沐思江之末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萋

萋 萋草中之翹翹然也。○萋乃俱反。馬云萋蒿。○**錯** 錯中

之翹翹然也。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萋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萋。萋舍人曰。購一名萋。萋

郭云。萋萋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如生水邊

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之子于歸言秣

其駒。○**五尺以上曰駒**。○**五尺以上曰駒**。○正義曰。使人云。八尺以上為龍

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

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頗入注。調馬謂種或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駉馬高六尺。即使人三。駉駉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末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

厚事其君子。○汝墳符云。反常武傳云。墳。涯也。能

被皮。○**墳** 汝墳三章章四句。至以正。○正義曰。作汝

義反。○**墳** 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為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

道者以諸敘言道者皆為言不為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馬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其國名也閔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閔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閔上無婦人二字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枚

曰條幹曰枚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

言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枚妹

也也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怒飢意也調朝也云怒

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怒本又作慰乃歷反韓詩作

謂音同調張留遵彼至調飢○正義曰言大夫之反又作朝音同妻身自附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枚故幹之新以為已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閔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解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已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怒然如朝飢之思食也○汝水至曰枚○正義曰釋水云汝為墳傳曰濟汝固如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為離江為沱別為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離汝有墳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為濟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墳箋傳不然者以彼墳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存墳汝之間故也枚曰條幹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為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餘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

毛詩流

卷之三十一

及古

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
條桓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肆肆餘也斬而復生是為
條也如今繁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
晉國不恆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
肆為復生之餘也○肆伐薪系其事○正義曰知婦人
自伐薪者以屏云婦人能罔其君子則罔其君子者
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故知婦人自伐
薪也大夫之妻尊為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勞若
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
固門紡績織紵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
處勤為非其事也○怒飢意○怒思○正義曰釋
詁云怒思也舍人曰怒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怒
飢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怒之為訓本為
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為飢怒是飢之
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此
連謂飢為文故傳以為飢意小弁云怒焉如擣無飢
事故箋直訓為思也此以思食比
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

肆肆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

○肆以自反沈云肆音
以世反非復快富反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既已遐遠也

云已見君子

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

思則愈故下章勉之

○思如字
又息嗣反
既見君子不我遐

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例詩之此類眾矣
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也今思之觀君
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既知不遠棄我而死亡
我於思則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
愈也○已見至勉之○正義曰言不遠棄我我者
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已不復得見為遠棄我今
不死亡已得見之為不遠棄我也然君子或不堪其
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於婦人然
婦人閔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遠棄已而
去知為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為棄已而憂也

下章云父母孔邇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
章勉之定本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
得見之俗本多不然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頰赤也魚勞則尾

赤燬火也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

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勸得

名頰勸貞反說文作頰又作頰並同燬音毀齊人謂

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焜音毀說文同一音火

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雖則如燬

焜此方俗訛語也瘦色救反酷苦毒反

父母孔邇孔甚邇近也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

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

也此一本作辭此處昌慮魴魚至孔邇正

反為疎于鶴反疎亦作疏義曰歸人言功重

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若則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

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邇

之言今玉璽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時

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死於

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頰赤

至燬火正義曰釋器云再樂謂之頰郭云頰淺赤

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

如魚頰尾衡流而彷彿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

賸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故為勞也無

以為彼言彷彿為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

者服氏亦為魚勞燬火釋言文也李巡曰燬一名火

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為燬也君子至紂

存正義曰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

當紂之時大夫行役至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

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

是為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扶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

云甘心首疾憂思皆在於情性豈有勸以德義恐其

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警

也

不宜勤勞則又非為士周南召南通下大同而殷其
靈忍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德以養此引父母之
甚近篤王定之雖烈烈之明德其死亡勉之則勤其
盡節此之於厥其靈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
雖王言之風見感文王之化也時實紂存文王幸諸
侯以事於殷次墳之國大夫猶為殷紂所役若稱王
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為紂役也箋以
三南文王之事其哀憫之事舉紂以明之上漢廣云
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人行此云
王室如燬言是時紂行行露云衰亂之俗微言紂末
之時對有死靡不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趾有
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有詳略承此可知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

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麟之趾

反瑞獸也草木疏云麋身牛尾馬足黃色黃路
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
服虔註左傳云視明禮簡則麒麟至麟音似倫反
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趾本亦作止兩通之應
應對之應序注麟之趾三章章三句至之時
及下得應禮同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者有關雎
之應也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
天下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
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關雎之化謂魯斯以
前天下無犯非禮挑天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
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
終始故厚序前篇以為此次既因有麟名見若以
然編之虞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
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為有關雎而應之太師釋之

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為示法耳○關雎至以過○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以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為瑞後世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為瑞後世雖衰請糾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化並使若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此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單於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糾之時而周之盛德則雖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之時者案中候撰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而及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殷又孔叢云垂虞之世麟鳳遊於田由此言之黃帝堯舜致麟於然

感應宜同所以俱行關雎之化而致否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尚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為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難此也三章皆以麟為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姓疎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其與定為韻故先言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

與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

者也振振信厚也

云與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

相應有似於麟

○振音真相于嗟麟兮于嗟款辭

麟之至麟兮。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
振然信厚與禮相應言公于信厚似於麟也。即
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兮公于信厚如麟兮言觀古
致麟之時今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
以深美之也。○**麟**信至信厚。○正義曰傳解四靈
多矣獨以麟為與意以麟於五常屬信為瑞則應禮
故以喻公于信厚而與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于
耳而必言雖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麟之趾
也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為修母致于也哀
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
白虎擾言從義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
龍貌恭禮仁則鳳凰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
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于
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
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駁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
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
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

公于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
信獸贊其義以為西方毛蟲史為別說。○**于嗟**其
辭。○正義曰此水上信厚歎信厚也故射義注麟之
云于嗟乎以虞歎仁人也明此歎信厚可知。麟之

定振振公姓。定題也公姓公同姓。○定都依反字

捷。○反郭璞注謂于嗟麟兮。定題。○正義曰釋

相。○也。本。作。顛。其。于。嗟。麟。兮。言。文。郭。璞。曰。謂。顛。也。

傳。或。作。顛。釋。云。云。的。顛。曰。顛。顛。亦。顛。也。故。因。此。而。誤。

定。本。作。顛。顛。公。姓。公。同。姓。○。正。義。曰。言。同。姓。球。於

同。謂。上。云。公。子。為。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姓。

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限。以。外

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祖
祖。為。庶。姓。是。同。高。祖。為。一。節。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
對。例。為。然。案。秋。社。云。不。如。我。同。父。又。曰。不。如。我。同。姓
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為。異。彼。為。一。者。以。彼。上
云。同。父。即。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別。故。為
一。也。且。皆。對。他。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為

親耳裏十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
族於禘廟又曰魯與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上
為宗廟也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廟亦謂同宗於
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無自以天壤之外遠近為
宗姓與此又異此皆若親非異也
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為血與麟之角振振公
族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
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示有武于噬麟兮麟
麟角麟至不用○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
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
麋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麋身牛尾馬蹄有五
彩腹下黃高丈二陸機疏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黃
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車遊必擇地詳
而後處不履生虫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
穿不羅羅網土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
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康時麟謂此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
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起家而居
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鳴鳩然

而後可配國君鵲七略反字林作鵲行下孟反
下注同尸鳩本又作鳴音同爾雅

云鳴鳩鵲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稷穀草
木疏云一名擊穀黍尸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但

從上而下，尊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揚雄云：裁勝也。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脩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共有之，由其德如鴻鳩，乃可以配國君。是夫人之德也。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子之迎人，如木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為難，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顯夫人之德，非謂文王之身始有爵位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興也。鳩，鵲也。鵲，鳩也。鳩，鵲不自

為巢，居鵲之成巢。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

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鳩也。因鵲成巢

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

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結古人反，又音吉。爾雅：作

俗本或作加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百乘也。諸侯之

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

是如鳴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

百乘，象有百官之盛。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逐

反。下同。送御，五。維鵲至御之。正義曰：言維鵲自

嫁反。一本作迎。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巢，鳴鳩往

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鳴鳩居鵲之巢，有均一之德，以興夫人。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鳴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

之言夫人有德禮迎具備。○鳴鳩結鞠。正義曰序云德如鳴鳩也釋鳥云鳴鳩結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埋倉云鵲鳩方言云鵲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鵲鳩之至燕寢。正義曰惟度矣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為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言取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此以巢比爵位則鳴鳩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比巢燕寢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百兩至自來。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為大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為禮也此夫人所居大

御也大明云禮女維莘莘國良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之車。○家人至盛。正義曰此申說傳送迎百乘之車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必御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亦上卿送之言大奴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祗良帝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謂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祭者祭是三女故良人為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歲時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瀼矣美王姬之車故鄭歲時引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御車

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筵云還車者嫁時來
來今用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車也言之
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也其車送之故
知婿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送之中明矣

鵲有巢維鳩方之方之也之子于

歸百兩將之將送也維鵲有巢維鳩盈

之盈滿也云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又繩語反

國君夫人有左在媵姪待結反字林火一反兄之子

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徒帝反女弟也

于歸百兩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云是子有鳴

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至

之多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

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兄之

子娣者何女弟也。能成百兩之禮。正義曰。言夫人有媵。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筵以送為迎。夫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芣奉祭祀者采芣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芣音煩本亦作繁孫炎云白蒿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芣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

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

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苜菜也云于以猶言

往以也執繁菜者以豆薦繁蕒○沼之紹反註音止

羔反繁若兮反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之事祭事也

于以采芣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于以至之事

○正義曰言

夫人往何處采此繁菜乎於沼池於沚漘之傍采之

也既采之為箱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

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其未取故卒章論其祭事

○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

非小采此言沼池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淵之中

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公侯至苜菜○正義曰

言洗繁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為祭用既言公侯夫

人執繁蕒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

苜菜也言不求備者據詩舉苜菜非其備者其實祭

則備物故關雎傳云備庶物以事宗廟是也左傳曰

苟有明德禴祭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彼言毛此傳

言草皆菜也○于以至繁蕒○正義曰經有三于

傳訓為於不對上下箋明下二于為於上于為往故

學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其訓為

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繁蕒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

有蕒前在豆故知以豆薦繁蕒也特牲云主婦設兩

毛詩疏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既饗之事禮記主婦髮髻被皮奇反註及下同

早下同音直角反說古愛反饗昌志反酒食也暴七

亂反髮皮奇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別賤者刑

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粉因以名焉春秋以為呂姜鬻

是也音計被之音計禘禘薄言還歸音計禘禘舒遲也去事有

儀也音計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

威儀禘禘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

其燕寢音皮本或作疲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

然其疎敬乎何時為此疎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

當視濯漑饗饗之時甚疎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

首服被髮之釋禘禘然有威儀何時為此威儀乎謂

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

儀矣音計被首音計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

曰首節音計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髻與此被一也案

少牢作被髮音計注云被髮謂為髮髻古者或別賤者刑

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粉為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

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音計次註云次次第髮長短為

之所謂髮髻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上婦纁弁少

牢云被髮纁弁弁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

此言被與髮髻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髮髻同物

而異名耳少牢許讀被髮為髮髻者以別是髮髻之

各直云被髮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為髮髻鬻鬻髮

以被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髮

髻也定本作髮鬻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侈袂

註云衣納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平士妻之袂以蓋

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

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祿衣

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為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

絲衣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鹿蓋展衣否

則祿衣也知非祭服者如祭鹿曰王皮弁以聽祭服

則祿衣也知非祭服者如祭鹿曰王皮弁以聽祭服

則祿衣也知非祭服者如祭鹿曰王皮弁以聽祭服

